

大学通识教育的 国际比较

朱镜人 等著

Comparative Gener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ies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大学通识教育的 国际比较

朱镜人 等著

Comparative Gener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ies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通识教育的国际比较/朱镜人等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9. 3
ISBN 978-7-5664-1799-2

I. ①大… II. ①朱… III. ①高等学校—通识教育—对比研究
IV. ①G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6297 号

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基地项目(SK2017A0682)“大学通识教育比较研究”成果

大学通识教育的国际比较

Daxue Tongshi Jiaoyu de Guoji Bijiao

朱镜人 等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16.75
字 数: 233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ISBN 978-7-5664-1799-2

策划编辑: 唐洪全
责任编辑: 唐洪全 朱丽琴
责任印制: 陈 如 孟献辉

装帧设计: 李 军
美术编辑: 李 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第一节 通识教育的概念 /1

第二节 通识教育理念的起源 /5

第三节 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起源 /8

第一章 英国大学自由教育 /12

第一节 英国大学自由教育理念的演进 /12

第二节 英国大学自由教育课程 /30

第二章 美国大学通识教育 /50

第一节 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理念的演进 /50

第二节 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 /68

第三章 德国大学通识教育 /108

第一节 德国大学通识教育理念的演进 /108

第二节 德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 /120

第四章 日本大学通识教育 /141

第一节 日本大学通识教育理念的演进 /141

第二节 日本大学通识教育课程 /154

第五章 澳大利亚大学通识教育 /174

第一节 澳大利亚大学通识教育理念的演进 /174

第二节 澳大利亚大学通识教育课程 /181

第六章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 /185

第一节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理念的演进 /185

第二节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 /195

第七章 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特征和发展趋势 /235

第一节 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特征 /235

第二节 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趋势 /242

参考文献 /249

后 记 /261

绪 论

第一节 通识教育的概念

“通识教育”的英文为“General Education”，又可译成“普通教育”。最早将“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联系在一起的是美国的柏卡德教授(Packard, A. S.)。^①在他看来，通识教育是一种古典的、文学的和科学的综合性教育(comprehensive education)，旨在为学生提供所有分支学科的知识，以使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②

“通识教育”的概念自问世以来，国内外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通识教育概念作了界定，各种解释达数十种之多，这里只择要作介绍分析。

在国外，美国哈佛大学的哈佛委员会在1945年提交的题为《自由

① 需要说明的是，通识教育和自由教育并不局限于大学教育，中学也肩负通识教育的任务，但本书讨论的是大学的通识教育。

② 柏卡德教授是1929年提出这一观点的。参见李曼丽、汪永铨：《关于“通识教育”概念的内涵的讨论》，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年第1期，第96页。

社会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的报告中提出的通识教育理念最有影响力。这份报告又被称作《哈佛委员会报告》(*Harvard Report*)。该报告认为,通识教育的目的旨在延续自由和人文的传统而不只是传递知识和培养技能。该报告强调,虽然获得丰富的知识和掌握娴熟的技能也很重要,但是,如果教育中没有历史、艺术、文学和哲学的踪迹,即便一个人“有着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良好基础并具备娴熟应用多种外国语言读写的能力,也不能够说明一个人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国家的公民教育。因为这种教育既未触及人作为个体的情感经验,也未触及人作为群居动物的实际经验”^①。报告明确表明:“通识教育一词模糊而单调;它并非意指某种普遍知识(如果真有这样的知识)的宽泛教育,也不代表所有的普及教育(universal education)。就教育的整体而言,通识教育通常关心学生是否成为负责任的人或公民,而专门教育则留心学生在特定职业的竞争力。但人生的这两个方面无法完全区分开来,如果你认为通识教育完全不同于专门教育,这就错了。”^②可以看出,在报告撰写者看来,通识教育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由于通识教育关系自由和人文传统的传承,不包含历史、艺术、文学和哲学的教育是不能被称作“通识教育”的;二是,通识教育并不排斥专门教育,两者的关注点不同,通识教育关注公民的养成,专业教育关系职业的竞争力,两者都很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倡导的通才教育产生过较大的影响。通才教育与通识教育的概念有相似性,有学者认为,通才教育与通识教育是同义的。^③ 根据词义,通才亦作“通材。谓学识

① Conaant, J. B.,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viii.

② 张亚群:《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③ 例如,我国台湾学者认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早期多称为通才教育”。见张亚群:《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广博,具有多种才能的人”^①。在梅贻琦看来,通才教育对于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他不赞成大学过分重视专才的培养而忽视通才的培养,为此,他在《大学一解》中对通识教育和专才教育各自的内涵和社会需求作了分析:“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②梅贻琦还强调:“即使是工科学生,也应该着重培养既有理论又有组织和领导才能的人才,而不是只有一技之长的匠人。”^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学者对“通识教育”亦有不少解释。^④其中,《教育大词典》和《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的界定最具权威性。

根据《教育大词典》,通识教育是“近代关于教育目的和内容的一种教育思想以及据此实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阶段,指大学生均应接受的有关共同内容的教育。通常分若干学科领域,提供内容宽泛的教育,与专门教育有别”^⑤。

根据《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通识教育是“大学教育中以广博的跨专业的普遍知识为教学内容,以促进学生知、情、意全面发展,养成健全人格为目的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与‘专业教育’相对……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成为负责任的个人和社会公民”^⑥。

①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第六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1882页。

② 梅贻琦:《大学一解》,载《清华学报》,1941年第13卷第1期。

③ 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1页。

④ 参见李曼丽、汪永铨:《关于“通识教育”概念的内涵的讨论》,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年;参见张亚群:《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

⑤ 顾明远:《教育大词典》,增订合编本(下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55页。

⑥ 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第三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758—1759页。

根据上述有关界定,通识教育大致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所有大学生都必须接受的教育,或者说是为所有大学生提供的教育;第二,通识教育提供的是广博的跨专业知识的教育,而不是狭隘的专业或专门教育;第三,通识教育不以就业谋生为直接目的,因此,以就业谋生为首要目的的技能性课程不属于通识教育。

与通识教育相似的还有一个概念,即“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 “自由教育”是“西方教育史上的教育观点或教育理想。即以一般文化修养课程为主要内容来促进人的智慧、道德和身体等多方面发展。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具体涵义。”^①自由教育的概念产生比通识教育早得多。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论述过自由教育。自由教育的理念自中世纪以来对欧洲许多国家产生过深刻影响。时至今日,英国人还在使用 Liberal Education 概念。例如,20世纪60年代前后,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分析教育哲学家赫斯特(Hirst, P. H.)曾对“自由教育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赫斯特强调说:自由教育“一定不是职业教育,不是纯粹的科学教育,也不是其他任何意思的专门教育”^②。对于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的关系,赫斯特虽然对《哈佛委员会报告》提出的观点作了批判,但他承认,《哈佛委员会报告》提出的观点是现代社会自由教育观的代表。^③在《哈佛委员会报告》撰写者看来,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两个概念存在细微区别,“自由教育可以看作通识教育的早期阶段,它们本质相同但程度有所差别”。^④但是,两个概念在本质上具有相似性,即两个概念都强调不将培养或训练学生的就业能力作为自己的任务。正是如此,随着时间推移和人们认识的

① 顾明远:《教育大词典》,增订合编本(下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51页。

② P. H. Hirst, *Knowledge and The Curriculum: A Collection of Philosophical Paper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imited, 1974), pp. 30.

③ 朱镜人、费建国:《赫斯特分析教育哲学理论研究》,载《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116页。

④ [美]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页。

变化,“到了晚近,这二个称之为界定越来越模糊,甚至互相通用了”。^①

第二节 通识教育理念的起源

虽然通识教育的概念 20 世纪才正式提出,但是“通识教育源于古代西方的自由教育”^②。

西方教育以古希腊教育为源头。在古希腊,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是奴隶社会。社会人口基本由具有公民身份的自由人和奴隶两种组成。其中,自由人属于闲暇阶层,他们无需从事专门的职业,他们对教育十分关注,也是教育的主要对象。由于无需从事谋生职业,因此,自由人关心的和接受的教育与生产劳动无关。而且,自由人对劳动也持鄙视的态度,对就业谋生的教育不屑一顾。他们追求的是自由人的身体、道德和智慧的发展。古希腊自由教育的理念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孕育而生的。正如《哈佛委员会报告》所分析:“自由教育的概念最初产生于诸如雅典那种奴隶社会。在雅典,社会被分为自由人和奴隶两个阶层,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奴隶从事着专门化的体力劳动,而自由人关注的主要是公民的权利和职责。前者的训练完全是职业性的,但是,作为自由人,他们不仅是统治者,而且也是闲暇阶级,他们的教育完全是自由艺术的教育,不带任何功利色彩。他们接受训练是为了思考和追求美好的生活,因此,他们接受的教育不是专门化的,也不是职业性的。这种教育的目的旨在培养完整的人,培养那种能够对

① 张亚群:《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② 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第三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760页。

自己以及他在社会和宇宙中的位置有充分的了解的人。”^①

在古希腊自由教育理念孕育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一位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认为,从培养自由人,使自由人的身体、道德和智慧得到发展的教育目的出发,自由人学习知识不应当以谋生为目的。为此,他将课程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由人学习的科目,一类是实用的科目。他主张,儿童教育“应该分为适宜于和不适宜于自由人操作的两类;授给儿童的实用知识就应该以这个分类为依据,勿使形成‘工匠(卑陋)的’习性。任何职业,工技或学课,凡可影响一个自由人的身体、灵魂和心理,使之降格而不复适合于善德的操修者,都属‘卑陋’”^②。亚里士多德主张,多数儿童要学习的基础科目为四门,即读写、体操和音乐,另外一些人还要学习绘画。其中诸如读写和绘画的一些科目虽然具有实用价值,^③但是,学习读写并不完全是为了实用的目的,“(无关实用的)其他许多知识也可以凭所习的读写能力,从事进修。”^④在他看来,音乐课程也不能以谋生为目的,他强调,音乐课程需遵循两个规则:“(其一)不要教学生们学习在职业性竞赛中所演奏的那些节目;(其二)更不要教学生们尝试近世竞赛中以怪异相炫耀的种种表演。”^⑤他认为,“就教育而论……选择歌词和乐调应当以培养品德为

① Conaant, J. B.,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52.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08页。

③ 亚里士多德说:“读写(书算)可应用到许多方面;可以用于赚钱、管家、研究学术以及许多政治业务,无不有赖于于这一门功课。绘画也可作为实用课目的实例是练习了这种课目的人们较擅于鉴别各种工艺制品(在购买器物时可作较精明的选择)。”引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11页。

④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12页。

⑤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26页。

主，”^①而不是把学生训练成乐人。因为，乐人的目的不在于身心修养，而是取悦他人，^②这就违背了自由人音乐教育的初衷。他强调说：“所谓职业训练，其本意在使学徒们可以参加演奏竞赛。在公开演奏中，乐人的操作并不在意自己身心的修养，而专心取悦于他们面前庸俗的听众，这些听众实际上追逐着一些浅薄的欢娱。所以我们认为登场演奏，总是佣工(乐工)的能事，不是自由人的本分。而且演奏者自身也会在剧场中渐渐趋于俚俗。”^③除了上述科目外，亚里士多德还十分重视哲学，“在所有自由学科中，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第一学科是哲学。”^④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属于一种被称为真理的知识，哲学的目的在于探求永恒事物的原理，而“永恒事物的原理常为最真实原理(它们不仅是有时真实)，它们无所赖于别的事物以成其实是，反之，它们却是别的事物所由成为实是的原因”^⑤。

虽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主张与现代大学的通识教育或自由教育并不完全一致，但他强调自由教育不是一种实用教育的思想对后世，尤其对欧洲国家的自由教育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32页。

② 亚里士多德认为，艺人“(为取悦听众而)从事乐艺的宗旨原来已经卑下，而听众的俚俗又往往使乐艺降格；于是艺人们为投听众所好，就不仅淹没了自己的心志，连自己的身体也不得不按照时尚的兴趣而忸怩作态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29页。

③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29页。

④ 吴式颖、任钟印：《外国教育通史》，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5页。

⑤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7页。

第三节 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起源

大学通识教育的课程起源于中世纪大学。虽然在中世纪大学没有通识教育的说法,但是,中世纪大学对学生的课程学习有要求,这些被要求学习的课程类似于今天的通识教育课程。

中世纪大学学生必修的课程源于古希腊时期初步形成的 7 门学科,即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文法、修辞和辩证法。到中世纪时,这 7 门科目被称作 7 门自由艺术科目(seven liberal arts),即“七艺”。12 世纪时,人们开始“把‘七艺’科目看作一个受教育的人的理想基础……在整个中世纪,‘七艺’仍然是教育目的理论的体现。通常而言,掌握‘七艺’被视为攻读高级学科的先修科目……随着希腊遗产文科学科的普及,人们也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通过学习各种科目来训练和扩充心智,是为最高层次上更加持续不断地学习所做的必要准备”^①。

早期的中世纪大学,如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和萨莱诺大学都为单科性大学。后来中世纪大学才逐渐发展为包括文科(arts)^②、法学、医学、神学四个学院的大学。“其中法、医、神是专业学院,属于‘高级’学院。文科则是这三科的准备阶段,所有学生必须先入文科学习,然后方能分别进入其他三科学习……一般认为,文科课程包括‘七艺’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③对于这一现象,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哈斯金斯(Haskins, C. H.)在他的《大学的兴起》中给予了肯定:“人文学科

① [英]艾伦·B·科班着:《中世纪大学:发展与组织》,周常明、王晓宇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14页。

② arts一词在国内的著作中,有的翻译成“文科”;有的,如任钟印先生在其译著《西方教育经典文献》中将其译为“文理科”;还有的译为“艺术”。

③ 参见贺国庆等:《欧洲中世纪大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89—90页。

方面的课程一般要通过六年的学习方可获得硕士学位,其间还要授予学士学位。人文学科毕业通常都是为专业学习做准备。一般来说,学习神学必须有人文学科基础,那些想当律师或医生的人也常常需要先学完人文课程。”^①里德—西蒙斯(Ridder-Symoens, H. D.)主编的《欧洲大学史》(*A History of University in Europe*)也有类似的观点,“在14世纪中期以前,巴黎大学,在较小程度上也包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它们都是神学大学……在14世纪之前,像进入其他高级学院一样,要进入神学院一般必须先通过文学院的学习”^②。即便在南部的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以法学和医学作为重要学科的大学,属于自由学科的课程虽然不具有预备作用,但仍然十分重要,“修辞学成为法学的主要辅助学科,而逻辑学和自然科学则被认为是医学研究的工具”^③。14世纪,“在牛津大学学习医科的大多数学生都完成了文科教育”^④。

中世纪大学的人文课程最初主要由“七艺”构成,但“随着文法和修辞学降为辅助地位,四艺的研究者寥寥,人文七艺课程主要是逻辑学和哲学,再加上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方面的著作’的学院式研究所能理解的自然科学”^⑤。

中世纪时,有的大学还对人文学科的具体内容作了规定,尤其对名著的学习有专门的要求。如牛津大学《1268年章程》对文学学士学位的必修课程作了规定,要求学生完成下列课程的学习:

“(1)古逻辑学:如波尔菲利^⑥《逻辑学入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① [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2页。

② [比]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欧洲大学史》,第一卷,张斌贤、程玉红、和震、张驰、王海芳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8页。

③ [比]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欧洲大学史》,第一卷,张斌贤、程玉红、和震、张驰、王海芳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9页。

④ 周常明:《牛津大学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3页。

⑤ [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2页。

⑥ 波尔菲利(Porphry, 232—304),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

与《解释篇》,以及吉尔伯特·波里^①《性别原理》。所有课程都分两次进行考查,同时还要就博修斯^②逻辑学著作(第四卷除外)进行一次考查。

(2)新逻辑:包括《前分析篇》《论题法》《诡辩论》等考查两次,以及《后分析法》的一次测试。

(3)语法:包括普利西安^③《语法结构》的两次考查,以及多纳图斯^④《原始语法学》一次。

(4)自然哲学:如亚里士多德《物理论》《灵魂论》《发生论》和《动物机能衰退论》。

逻辑课程修完一年,或者接受后期分析法考查两次之后,便可以参加有逻辑命题的答辩,同时就语法分析问题进行答辩。”^⑤

巴黎大学也要求攻读学位的学生必须阅读一定数量的名著。例如,1254年,巴黎大学公布了攻读文理科学士和硕士的必读书目。著作包括新旧逻辑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形而上学和其他等六个模块。其中,“旧”逻辑学包括波尔菲利的《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引论》、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和《解释篇》;“新”逻辑学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前分析篇》和《后分析篇》、《诡辩式反驳》和《论题集》;道德哲学为亚里士多德的四卷本伦理学;自然哲学包括《物理学》《论天体和地球》《气象学》《论动物》《论灵魂》《论生育》《感觉和可感事物》《论睡和醒》《论记忆和回忆》

① 吉尔伯特·波里(Gilbert de la Porrée,1085—1154),逻辑学家和神学家。后人编辑的《性别原理》(*De sex rerum principiis*)可能是他的作品。

② 博修斯(Boethius,约480—524),又译为“波伊提乌”。古罗马学者,基督教哲学家和政治家。曾著《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论题集》(*De topicis differentiis*),对中世纪及之后的几个世纪产生重要影响。他还以翻译古希腊的逻辑学和数学闻名。

③ 普利西安(Priscian,活动期约为公元500年),又译为“普里西安”,拉丁语语法作家,著有《语法基础》,该书是中世纪拉丁语语法教学的标准著作。

④ 多纳图斯(Donatus,活动于4世纪中叶),罗马语语法学家和修辞学家,他的著作《语法技巧》(*Ars grammatica*)是当时学校流行的教科书。

⑤ [英]海斯汀·拉斯达尔:《中世纪的大学——博雅教育的兴起》,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7页。

《论生和死》和《论植物》；形而上学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其他包括吉尔伯特·波里的《论六项原则》、多纳图斯的《非规范语言》（卷三，大文法）、普利西安的《文法》（大文法和小文法）等。^①

牛津和巴黎大学的上述作为所有攻读文理学士学位的学生的必修课程或必读书目与今天“通识教育”的课程十分相似，因此，我们将中世纪大学（虽然不是所有的大学）的这些必修课程视作西方大学通识教育的源头。

^① 参见[美]E. P. 克伯雷：《西方教育经典文献》（上卷），任钟印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05—206页。

第一章

英国大学自由教育^①

第一节 英国大学自由教育理念的演进

一、英国大学自由教育理念的来源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源头,后续的发展也必然会与历史产生联系。英国大学的自由教育理念大致有三个方面的思想渊源,一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自由教育理念,二是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三是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理念。

(一)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自由教育理念

如前文所说,自由教育理念源于古希腊,代表人物是亚里士多德,

^① 英国不用“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概念,而用“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其含义参见本书绪论有关部分。